

张颐武 著

思想的踪迹

—— 一个批评者的跨文化观察

北京大学出版社

思想的踪迹

——一个批评者的跨文化观察

张颐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踪迹:一个批评者的跨文化观察/张颐武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301-05383-5

I . 思… II . 张… III . 比较文化—研究 IV .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586 号

书 名: 思想的踪迹——一个批评者的跨文化观察

著作责任者: 张颐武 著

责任编辑: 吕幼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383-5/G·069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0 印张 20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当下的投影

夏天的想像	(3)
迎千禧年	(6)
再见台北	(9)
生之光芒	(13)
新春试笔	(16)
赏樱时节	(19)
不见不散	(22)
再见香港	(25)
遛鸟的人	(28)
公道难寻	(31)
汽笛如诉	(34)
孤独的欢乐	(37)
跨越历史	(41)
也是生活	(44)
浓淡之间	(47)
中秋月明	(50)

缅怀时刻	(54)
春的认同	(58)
语言之岛	(62)
告别东京	(66)
回到北京	(70)
《刮痧》启示	(74)
“新潮”起伏	(78)

第二辑 记忆的边界

随风而逝	(85)
情何以堪	(88)
如梦沧桑	(91)
善待历史	(94)
天壤之别	(97)
无尽歧路	(100)
英雄无路	(104)
钏影楼中	(108)
难言之隐	(111)
隔世之感	(115)
遥想当年	(119)
从何说起	(122)
生命记忆	(125)
不要打人	(128)
两种心情	(131)
“熬”住人生	(134)

怀念时刻	(138)
“检讨书”祭	(142)
温州:对一个城市的想像	(146)

第三辑 生命的穿透

新旧之间	(157)
反抗遗忘	(159)
东京故事	(162)
行走江湖	(165)
转型之苦	(168)
跨界之难	(171)
生之残酷	(174)
烟云过眼	(177)
怀想亚洲	(181)
再思亚洲	(185)
昨夜星辰	(189)
怀念“花生”	(193)
风中之烛	(196)
无奈之余	(199)
庸常岁月	(202)
人情世故	(205)
西洋镜中	(208)
潮起潮落	(211)
理想之感	(214)
红卫兵墓	(217)

影像背后	(221)
千禧时刻的“五四”	(225)
感情 记忆 时间	(232)

第四辑 文化的见证

回归传统	(239)
冲击之下	(242)
有话就说	(245)
发掘回忆	(249)
远近之别	(252)
天涯孤旅	(256)
沙龙轶事	(260)
海的沉默	(263)
流行故事	(266)
遗忘之后	(269)
另类“现代”	(273)
谁在害怕 谁又在等待?	(277)
追寻北京记忆	(280)
边缘的意义	(286)
追问人类的精神	(291)
 附录:在边缘思考	 (295)
后记	(310)

第一辑

当下的投影



夏天的想像

在东京度过夏天是一种奇怪的经验。东京的夏天也是热的，但它的热不是那种北京式的愉快的、热烈的、凶狠的干热，而是有点潮湿的、不清爽的热，有点闷，像中国南方城市的感觉。夏天的到来让我意识到我已经真正过起了远离北京的生活。这生活将要延续下去。虽然仍然在每天傍晚读《北京晚报》，但这是面对一台 15 英寸的电脑显示器，和邮递员下午送到自己信箱中的散发着清香的一摞报纸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市井琐语和社会新闻里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已经有点隔膜。我和北京同步却又有不同。全球化的网络时代的种种消除距离的方便法门其实根本无法抹去真实的距离感。虚拟空间里的一切和北京街头利落干脆的北京话以及近日大汗淋漓的暴热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其实也无法真正进入东京。一个依靠每天用 120 日元买一份 *The Daily Yomiuri* 来观察东京的人当然也不会获得怎样具体而微的真实感，这种英文报纸的一本正经的严肃的确让我无可奈何。我的东京是缺少细节和微妙之处的。在电车上时时看到人们在读有关棒球和社会新闻的小报，其中的那些无关于世道人心的奇闻轶事是我丝毫也



不能进入的。但其实这里有一些真实的人生存在。不能看小报,不能和人聊社会新闻的人所拥有的东西是抽象的。细节上的疏离存在于北京与东京之间。所谓边缘感就是由此而生的。前几天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这种边缘感的存在。在涉谷“Bunkamura”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放映室中,我看了一部名叫《发热天使》的电影。放映室非常小,但聚集了不少人。这显然是一部非主流的电影。讲一个日本人在北京寻找和游走的过程中结识了几个中国的前卫艺术家。这里有表现诡异形象的画家刘炜,有以一曲《回到拉萨》著名的郑均,有由于改变性别而红极一时的金星。故事是有关这些艺术家与这个日本人的交流的尝试。电影的风格凌乱而不圆熟。这里汉语、英语、日语混杂在一起,让人感到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而孤独的艺术家的也是一个相当老式的题材了。这些人其实也难免飘浮在真实的北京之外。他们和日本或者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同。我对于这个故事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但触动我的却是北京的琐碎细节。当那个日本人骑一辆自行车游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时,我看到了几个月来没有看到的那些身影、面孔和空间。一个小小的摊挡,一块广告牌,一张晃动的老人的面孔,一个四川小馆的水煮肉都让我有一种感动。那些东西里面有我的北京的痕迹。电影里的季节是夏天,我能够感到北京的那种干脆的、明亮的炎热。

当电影结束,我回到涉谷陌生而拥挤的人流中时,发现边缘感是如此强烈。这里的一切不是怀乡之情,也无关于所谓“文化震惊”,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游走在世界各地,在今天你无论生活在哪里,其实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世界的确已经



像一个大村庄。但这里仅仅是一些琐碎细节的差异却让你触动。一点细节足以改变一切。我们仅仅有一种无可奈何。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份中有一点不真实的东西。在离开和进入中的一些细节变得严重,似乎决定了一切。

人生中的差异和隔膜就在于一些小小的细节吧。



迎千禧年

有朋友问我：“2000年的元旦，你在哪里过？”我非常吃惊，只好答以：“没想过。还是在东京吧。”在朋友看来，这是个大日子，如何过应该及早筹划，使自己的这一天变得非常难忘和有意义。我却从没有想过这件事。但是他的问题让我感到这个“千禧年”的日子还是非同小可，让这么多人动心。

对于所谓“千禧年”的大日子，我本来没有什么感触。不过每天看媒体里炒得沸沸扬扬，但热闹的却是什么“Y2K”问题。“千禧”本来是难得碰到的事，却被一只在电脑中的“千年虫”闹得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每天受到警告，到明年元旦前后万万不可坐飞机旅行，谨防由于“千年虫”作怪，要摔下来。而一些国家的导弹系统也还捉“虫”未完，有可能失控。而更有许多人指责微软没有能力治“虫”，会有麻烦。2000的所谓“千禧”之庆，居然被电脑程序中的一个小小疏忽闹得大杀风景。不过也可以看出这个日子还是不平凡，除了早有预言的世界末日之外，还有一只“千年虫”如影随形。毕竟有些意思。

不过，“千禧年”和我们这些普通人还是关系不大。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打工过日子，换了一个世纪，没法换一种



人生。以往的种种没法忘却，未来的一天天也没法省略。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兴衰成败没有办法掩盖我们这些普通人一天天的庸常岁月，不管天下发生多少大事件，每一天的日子都还要我们自己度过。大历史是以“千”和“百”计算的，而我们每个人的“小历史”却还是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除了那种给电脑捣乱的“千年虫”之外，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得面对自己的难题。过去有许多了不起的“乌托邦”故事，告诉我们到了某一天，人生的所有烦恼都会消失，大事可以取代生活琐事。现在大家都聪明了，早就明白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在网上的BBS中高谈政治之后，也还得到门口的菜店买东西；胸中有无限韬略，还是得安于自己目前的生活；少年时有大志向，回头时还得像侯德健唱的“三十以后才明白”，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过如此。无论如何，叱咤风云的人在历史中只是凤毛麟角。多数都像我们自己一样，只是历史边缘的小角色。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没有改变一切。

其实张爱玲的小说早把这些写透了。那些庸常的市民生活里有一种彻骨的真实。不过，即如张爱玲其实也还有一丝不灭的诗意。在《倾城之恋》里，纨绔子弟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婚姻就是在香港沦陷的炮火中成就的。即使它平淡无奇，也不免是大历史的一个插曲。张爱玲在小说结尾处的一段感慨让我感动。大历史里面交织着我们的小历史。我们的小历史又何尝不是大历史的一个片断？难怪看得那么透，写得那么随俗的张爱玲晚年还是逃避纷扰，幽居美国的一个小公寓里，拒绝人间的一切，变成了一个“怪”人。大概还是在大历史和小历史之间感到迷茫吧。



既然如此，我们虽然平庸，又何妨关切大历史，给我们的人生一点乐趣呢？读包天笑的回忆录的序言说：“此种记载，原不足存，更不足以问世，或存之为子孙辈观感而已。但我辈既生存于这个时代，又熏染于这个境界，以欲留此鸿爪的一痕，又何足怪？”的确是“又何足怪”。我们自己的人生其实还是有价值的。那么在“千禧年”之际，纪念一下，为自己和二十世纪留下一点纪念，“又何足怪”？

香港朋友要在明年开一个学术讨论会，题目叫：“千禧年之后。”真是一个好题目。我们每个人不妨问问自己，千禧年之后，我要如何生活？

这问题虽然未必有意义，但它毕竟让我们重新照亮自己的人生。

2000 年元旦我要在哪里过呢？



再见台北

这是第二次到台北了，风物依旧，两年多的岁月仿佛一弹指间。唐山茶园的清茗依然那么香醇，街边的烧饼油条小店依然喧闹非常，清晨背着书包的补习少年仍然匆匆而过，打开电视仍然是八十多个频道竞逐收视率。这个城市依然像南方那些充满活力的城市一样，喧闹、热烈，充满着亚热带的风致，让人沉醉。在台北街头漫步，确是一段有趣的经历，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这座城市的形象是混乱的，新的街区中的那些国际化的高楼大厦掩不住飘着花香的小径的中国情韵。这个城市仍有无穷的美丽需要体验和领略，尽管不少台北人对他们的城市规划不佳或建筑不够漂亮时有微词，但这毕竟是一个迷人的城市，每条街道都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每个匆匆走过的人都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台北对我们来说不会陌生，这里的一切不会让你产生在异国他乡的疏离和隔膜，在那拥挤的人流中，你不会被当成一个异乡人。再见台北使我重温了两年前的回忆。但台北仍然有不断的政治争议，有深刻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内地的割不断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却有诸多在政治方面令



人忧虑的发展。一方面可以看到经济的升级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也有表现。我在诚品书店看到台湾著名的电脑厂家宏基的老板施振荣在做他的一部新书的宣传,他在讲演中提及他对经济状况的若干忧虑,引人思考。台北的生活有希望和可能,也有忧虑和不安。

我参加的会议仍然是关于中国电影的,两岸三地的同行依然强烈关注中国电影的前途。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已使电影工作者感到了压力。台湾电影近年来的不景气一直在持续,目前更是到了最低点。世界上似乎惟一可以和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的香港电影,近年来也是阴霾重重,面临众多困难。大家都在慨叹电影的困境,许多前几年还充满自信的朋友也感到缺乏信心。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的后果正在显示出来,电影业赖以生存的资金和市场都在萎缩,电影人的努力也不再得到回应。台湾在八十年代出现的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新电影”的浪潮早已消退。新的风格的发展或是新的创意都得不到支持。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的世界性的成功还在延续,它以无可置疑的强大的制作力量和高超的技巧在全世界不断胜利。《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再度证实了好莱坞的能量,这艘电影的巨舰是不会遇到冰山的。在两岸三地,电影观众的兴趣似乎都被好莱坞的巨型商业片吸引了,观众仍然进电影院,但却是去看好莱坞电影。于是如何恢复中国电影的市场活力成了会上议论的焦点。主持第一天会议的李行老先生,曾经在台湾拍摄过一系列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他在开场白中也说到电影的市道不好,使他这样早已脱离实际制作的人也十分担忧。如何使电影摆脱困境,在李导演的眼中,一是要电影人

